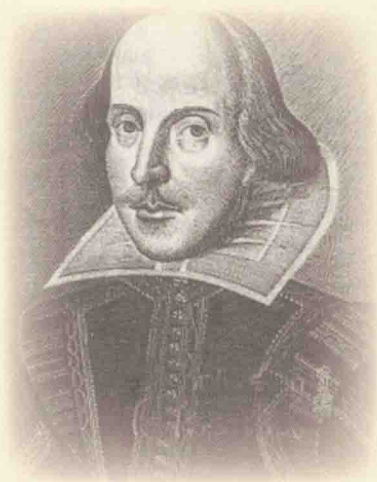




走上神坛的莎士比亚

柯勒律治莎评研究

白利兵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纪念莎士比亚诞辰450周年

不熟悉柯勒律治的讲座和笔记，就不可能理解当代的莎评。

柯勒律治可能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莎评家。

——英国文艺批评家、诗人、戏剧作家艾略特（Eliot）

走上神坛的莎士比亚

柯勒律治莎评研究

白利兵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4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上神坛的莎士比亚：柯勒律治莎评研究 / 白利兵
著.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4. 5

ISBN 978 - 7 - 106 - 03897 - 7

I. ①走… II. ①白… III. ①柯勒律治, S. T.
(1772 ~ 1834) —诗歌研究②莎士比亚, W. (1564 ~ 1616)
—文学研究 IV. ①I561. 072②I561. 0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76821 号

责任编辑：张莉莉

封面设计：秦娜

版式设计：未名池

责任校对：李美玉

责任印制：张玉民

走上神坛的莎士比亚——柯勒律治莎评研究

白利兵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邮编 100029

电话：64296664（总编室） 64216278（发行部）

64296742（读者服务部） Email: cfpgh@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 × 1000 毫米 1/32

印张/8.875 字数/22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106 - 03897 - 7/I · 0918

定 价 28.00 元

To Margaret

前言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和文学评论家柯勒律治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 - 1834) 一生留下了大量的莎士比亚评论, 无论在西方文学批评史上, 还是在莎士比亚研究史上, 都具有很高的地位。柯勒律治之前的英国莎评家如琼生、德莱顿、蒲伯、约翰逊等人遵循新古典主义的诗学原则来评判莎剧。他们无法否认莎士比亚的天才, 但又不承认其艺术价值, 因而, 他们的评论充满了矛盾, 陷入了新古典主义机械美学观的困境。柯勒律治莎评在新的有机美学观的指导下, 在历史上首次全面认识到了莎剧的艺术价值, 一举确立了莎士比亚的伟大地位, 开创了一代莎评的新风貌。

柯勒律治莎评最主要的美学特征就是有机整体观, 正是这一理论突破使得柯勒律治莎评颠覆了新古典主义机械论莎评, 扭转了莎评的方向, 从而在西方莎评史和诗学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有机整体观是源自德国的浪漫主义的美学取向, 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巨大的理论价值。柯勒律治学识渊博, 早年留学德国, 身兼英德两大传统, 他的有机美学观至少可以追溯到康德和谢林, 但总体上还是他自己深厚的哲学素养与诗歌天才相结合的产物。柯勒律治思想的各个领域都体现了一种有机

美学的思维,也是他莎评成功的理论基石。他在莎评中没有将各种文学要素割裂开来对待,而是处处照顾到作品的整体效果,将作品当作一个有着自己生命的艺术体系。他对于之前的许多观点和术语,巧妙地用“对立面的调和”这一特有的有机美学形式进行了改造与革新。为莎士比亚辩护其实是英德两国早期浪漫主义者们反对法国的新古典主义文化霸权而发起的,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柯勒律治的有机整体论也是他人文主义关怀的一种体现。

柯勒律治莎评可以分为四个部分,即莎剧语言论、莎剧形式论、莎士比亚天才论和戏剧人物心理分析。语言论方面,柯勒律治用有生命的语言来反对洛克的语词任意性理论,语词不只指代事物,词就是物;语词有自身的生命和生成过程;语词承载着文化,承载着作者的思想情感。他又用语言象征论来反驳洛克的图像语言论,说语言象征不同于清晰的图像语言,是半透明的;象征揭示了只有诗人才能看到的永恒;象征实现了词与物、个体与普遍、主体与客体的融合。柯勒律治用同义辨别来重新定义传统的诗学术语,纠正认识上的偏见,赋予了术语以有机美学的意义。在这一语言观的指导下,他认为诗歌格律遵从的是情感逻辑而不是语法逻辑;莎剧中的格律以及双关语不是语言游戏,而是情感的合适表达,因此,要从情感的表达效果来理解莎剧的语言。

柯勒律治对莎剧有机形式的论述是他莎评中最具美学价值的部分。他首先对“诗”进行了有机美学的定义:诗就是部分与整体的和谐,诗人的力量显示在对立面的调和中;莎剧是对立面调和的戏剧浪漫诗。自然之子是对莎士比亚蹩脚的赞美,莎剧是模仿,现代剧才是拙劣的复制;模仿中有相似也有不同,模仿得到的是事物的精髓,是获得愉悦的条件。莎剧是想象的杰作,想象具有调和对立面的聚合作用。莎剧遵循内在的有机

规则而不是外在的机械规则；希腊戏剧和莎剧不同，不能用三一律来评价莎剧；莎剧中贯穿着兴趣的统一。柯勒律治在莎评中发展出的模仿论和想象论调和了人与自然，实现了主客融合，对西方诗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新古典主义对莎剧的艺术判断力和道德意识的指责都来自天才论。柯勒律治的辩白始于对天才的定义，天才不只是自然的产物，而是意识与无意识的结合，品味是多合一的主客融合能力。莎剧中的伏笔（种子理论）体现了莎士比亚高超的艺术判断力。新古典主义批评家从文学教谕观出发，认为莎士比亚没有道德意识。柯勒律治说莎剧可能会粗俗，可能会违反礼仪或得体原则，但绝不是不道德。莎士比亚从不包庇罪恶，相比之下，现代剧遵守礼仪却违背道德。莎剧中有道德力量的平衡、爱的纯洁、妇女的高尚，这一切都不能用机械的、因果必报的道德观来评价。

柯勒律治聚焦于莎剧人物而不是情节，发展出了最早的心理分析批评。他说莎士比亚的长处之一就是运用心理学天才来刻画人心的所有细微变化。莎剧人物是沉思的结果，而不是机械观察的结果。莎剧人物的性格是有机构成的，各种性格成分相互平衡，相反因素集于一身，相反情感殊途同归。哈姆莱特延宕的本质是内心的丰富导致对行动的厌恶，从而失去了心理平衡；这是对《哈姆莱特》的第一次完整解读，给很多困惑的问题提供了答案。柯勒律治用“个体化的类型”调和了对莎剧人物的新古典主义类型说与浪漫主义个体说之争；他的戏剧幻觉论用“判断力的自愿悬置”调和了古典主义错觉论和约翰逊清醒论。

在柯勒律治时代，占统治地位的还是约翰逊的新古典主义莎评。柯勒律治面对诸多偏见和误解，深感有必要为莎士比亚辩护。他的有机整体观莎评终结了莎评的新古典主义时代。

他笔下的莎士比亚是自然天才与艺术性及道德意识的有机结合,莎剧中的人物、莎剧语言、形式都是整体艺术生命的一部分。他的有机整体观突破了有机体的类比,达到了思维方式的高度。虽然他的莎评也有一些缺点,但他的理论自成一体,构建了一个整体阐释莎剧的视域,解决了莎评史上的诸多困惑。柯勒律治莎评的有机整体性是德国与英国两大传统结合的产物,这一美学观使柯勒律治莎评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成为了莎评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柯勒律治莎评中闪耀的有机美学观,也堪称诗学领域的一次变革。有机整体观对后来的西方莎评以及西方文艺理论有着深远的影响,对当代诗学界也具有借鉴意义。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绪 论	1
1. 作者与选题	2
2. 研究现状	9
3. 柯勒律治莎评的原创性	26
4. 本书题旨	30
第二章 莎评的机械论时代	33
1. 柯勒律治之前的莎评	33
2. 新古典主义机械美学观的困境	47
第三章 柯勒律治的有机论转向	56
1. 浪漫主义文学有机观念的渊源	56
2. 柯勒律治的有机整体思维	69
3. 柯勒律治莎评的有机整体观	80
第四章 有机语言论	86
1. 有生命的语言和象征的语言	88
2. 莎剧的语言特色	103

第五章 有机形式论	117
1. 诗的定义及莎剧的定位	121
2. 作为模仿的莎剧	133
3. 莎剧中的想象	137
4. 莎剧中兴趣的统一	146
5. 主客融合的诗学	157
第六章 有机天才论	167
1. 莎士比亚的判断力	170
2. 莎剧的道德辩白	181
第七章 有机人物论和心理论	196
1. 个体化的类型人物	198
2. 人物性格的有机整体性	205
3. 哈姆莱特性格分析	213
4. 戏剧幻觉论	218
第八章 结 语	229
1. 柯勒律治莎评的灵魂	230
2. 有机整体观的价值与局限	237
3. 柯勒律治之后的莎评	243
4. 总体评价	248
附录一: 引用缩略语	258
附录二: 参考文献	259
后 记	269

第一章 绪 论

莎士比亚(William Skakespeare, 1564 - 1616)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剧作家和诗人,他一生共创作了 37 部戏剧、2 部长诗和 154 首十四行诗。莎士比亚是文学史上公认的大师,他的作品流传至今已有四百多年,对世界文学及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其剧作也在许多国家上演。对于这么伟大的作家,他的作品艺术价值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很多人可能并不了解,莎士比亚的声誉在历史上经历了一波三折,他的伟大地位其实是在浪漫主义时代才确立起来的。那么,从十七世纪初莎士比亚逝世到十九世纪初浪漫主义兴起,这二百多年的漫长岁月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也就是说,在浪漫主义之前,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莎士比亚必然被误解、其艺术价值也必然被低估?这一文学现象有何种历史文化背景,又隐藏着何种诗学的价值取向?在浪漫主义时代,又是谁赋予了莎士比亚应有的地位?他又持何种诗学观点,运用了何种理论武器?这就是本文写作的缘起。笔者通过一系列考察,发现这一文学现象的所有线索都集中到了一位人物身上,就是柯勒律治。浪漫主义莎评家柯勒律治以无与伦比的广度和深度重塑了莎士比亚的形象。以柯勒律治为中心,通过莎



评史上向前和向后的追溯,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文学现象的全貌。更为重要的是,柯勒律治莎评中蕴含着全新的诗学观点,具有重要的诗学价值,这是他的莎评成功的关键,也是本文研究的价值所在。本文以柯勒律治莎评文本为对象,深入分析其中蕴含的诗学思想,并结合诗学史梳理出这一文学现象内在的美学流变的理路,以完成对这一文学现象的全面认识,同时彰显柯勒律治莎评在莎评史上的里程碑式地位及其在诗学史上的开创性贡献。

1. 作者与选题

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 - 1834)生于英国德文郡(Devonshire)的奥特雷(Ottery St. Mary),是10个孩子中最小的。父亲是教区牧师兼当地文法学校校长,在柯勒律治9岁时就去世。柯勒律治天资聪慧,6岁开始上学,10岁到伦敦的基督慈善中学(Christ's Hospital)读书,其间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阅读了大量哲学著作,并开始写诗。1791年柯勒律治被剑桥大学耶稣学院录取,次年以一首萨福式颂歌获得布朗尼金质奖章。1793年,债务缠身的他逃学后报名入伍,当了龙骑兵;1794年回到剑桥,但不久即退学,没有拿到学位,其后与骚塞(Southey)等人规划“大同邦”(Pantisocracy),此计划因骚塞的退出而终止。柯勒律治1795年结识华兹华斯,同年与萨拉·弗里克尔(Sara Fricker)结婚,婚后几年间以旅游、讲座、写作为主。1796年创办刊物《守望者》(Watchman),发行了10期。1798年柯勒律治与华兹华斯去德国游历,同年与华兹华斯合作的《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匿名出版,此书于1801年以华兹华斯的名义再版。在德国期间,柯勒律治去哥廷根大学学习了德语和德国文学,钻研了康德、谢林、席勒和施莱格尔兄弟等人的



著作。回国后经人推荐,柯勒律治于1804年起去马耳他给总督做了两年私人秘书,并去意大利旅行。他于1809年创办刊物《朋友》(*Friend*),共出27期;1810年与华兹华斯发生争吵,两人之间由来已久的分歧终于公开化;此后他意志消沉,居无定所,靠文学讲座和杂志特约撰稿为生。晚年(1816-1834)定居海格特(Highgate),思想转向神学,间有诗歌作品问世,他身边常有一批仰慕者定期来听他的即兴讲演,他被誉为“海格特圣贤”(Sage of Highgate)。传统上认为柯勒律治1798年前有激进民主倾向,其后转向保守,但这只是大致的说法而已。柯勒律治命运多舛,幼年丧父,中年丧子,婚姻不幸福,一生穷困潦倒,很多作品和讲座都是以赚钱为目的。他一生为不明原因的神经痛所困扰,以至染上鸦片瘾。他性格柔弱,善于体察别人,自己生前却很少得到别人的理解与支持。“更多的时候,他的坦诚与纯真面对的是不可预料的、出于人性之恶的敌意。”(Bate, 5)可以说,他一直生活在曲高和寡的孤独中。

柯勒律治一生著述颇丰,不但涉猎了诗歌、戏剧、散文等多种形式,而且内容广泛,包括文学、哲学、神学、自然科学以及社会政治等领域,几乎涵盖了那个时代的所有学科。他生前正式出版的理论著作(译著除外)多为期刊文章,单独成书的有《文学生涯》(*Literaria Biographia*)、《平信徒布道》(*Lay Sermons*)、《沉思之助》(*Aids to Reflection*)、《论教会与国家的体制》(*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Church and State*)等。他身后的著作经过家族后人与众多学者不断的整理出版,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这些他从未想到要出版的著作,如讲座、笔记、旁注等,现在看来具有更加重要的价值。其重要著作已经有多个版本问世,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从1971年开始陆续编辑出版了其作品全集十六卷,包括《1795年政治与宗教讲座》(*Lectures 1795: On Politics and Religion*)、《守卫者》(*The Watchman*)、《时代随笔》(*Essays*



on His Times)、《朋友》(*The Friend*)、《1808 - 1819 文学讲座》(*Lectures 1808 - 1819: On Literature*)、《平信徒布道》(*Lay Sermons*)、《文学生涯》(*Biographia Literaria*)、《1818 - 1819 哲学史讲座》(*Lectures 1818 - 1819: O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沉思之助》(*Aids to Reflection*)、《论教会与国家的体制》(*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Church and State*)、《片段拾遗》(*Shorter Works and Fragments*)、《旁注》(*Marginalia*)、《逻辑》(*Logic*)、《席间漫谈》(*Table Talk*)、《终结之作》(*Opus Maximum*)、《诗集》(*Poetical Works*)。每卷都由权威的专业学者撰写前言,注释亦极为详尽,为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此外还有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柯勒律治《笔记》(*Notebooks*)五卷本,牛津大学出版的柯勒律治《信札》(*Letters*)六卷本,都是重要的参考资料。这三套书构成了迄今最权威、最完整的柯勒律治全集。2007年7月,柯勒律治家族后代将其所保管的所有资料捐献给了大英博物馆,又为研究提供了不少外围资料。

柯勒律治是英国浪漫主义诸家中理论功底最深、著述最多的一位,在哲学、诗学、政治学、神学等领域均有建树,是英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他在生前以及死后很长时间内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学界尤其对他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地位认识得很不够。直到二十世纪中期以后,他思想的广度与深度才渐渐受到重视。以前将他纳入某一流派的研究模式忽略了他思想的独特性与原创性,他的许多思想都是有待挖掘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掀起了柯勒律治的研究热潮,理论热点不断转移,新的成果不断涌现,至今方兴未艾,印证了他的诗学理论的强大生命力。柯勒律治莎评是其诗学的核心,很多诗学观念都来自于莎评实践,他的莎评和诗学在互相观照中共生。

柯勒律治莎评的主体部分来自他的文学讲座,之外还有一小部分散见于他的信件、笔记、散文与席间漫谈之中。柯勒律



治 1806 年从马耳他回到英国,当时已经 34 岁的他急需挣钱来养家糊口,于是接受了老朋友戴维(Humphry Davy)的邀请,准备去皇家学院(Royal Institution)作讲座,但随后因故而辞。这次讲座于 1807 年重新举办,主题是人文艺术的普遍原则,其实就是诗的原则,以莎士比亚和弥尔顿为主要内容。1808 年以“诗的原则”为题又在皇家学院举办了系列讲座。1811 到 1812 年在伦敦哲学学会的系列讲座留下了最完整的版本,得益于考利尔(John Payne Collier)和托马林(J. Tomalin)的速写笔记。这次讲座的主要内容是莎士比亚和弥尔顿。1813 年在布利斯托尔又举办了关于莎士比亚的讲座。移居海格特以后,1818 年又在伦敦举办了一系列讲座,主题是欧洲文学,其中包括关于莎士比亚的三讲。最后,在 1818 到 1819 年,又举行了两次讲座,主要是莎士比亚,也包括但丁、弥尔顿和其他作家。柯勒律治莎评生前都没有出版,大部分讲座都缺乏完整的记录,现在留下来的第一手著作只有一些供讲座用的便签和他在莎士比亚作品集上所作的评注。1836 年到 1839 年柯勒律治的侄子 H. N. 柯勒律治(Henry Nelson Coleridge)将这些材料编撰成了《文学遗产》(*Literary Remains*)四卷本,但学界认为此书主观校订太多,不可靠。后来陆续发现了一些听众的笔记和媒体的报道,雷泽(Raysor)的《柯勒律治莎评》两卷本从评论对象出发来搜集相关资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汇集,此书最早出于 1930 年,于 1960 年和 1969 年又出两版。上述版本都没有按年代次序来编排,福克斯(Foakes)编著的普林斯顿版《1808 - 1819 文学讲座》(1987)第一次完整地按年代次序编排,并附有讲座的背景介绍,收录了同时代报纸杂志关于讲座的报道。

柯勒律治莎评的特点是思维的跳跃性很大,许多精彩的部分都是临场发挥,汪洋恣肆,散漫无涯,读者很容易感受到他那激动人心的美学思想,但难以把握其主题和内容。从内容上来



看,柯勒律治莎评大致可以分为五大块:一、作为诗人的莎士比亚,也即对莎士比亚早期诗歌创作的评论,其中提出了诗和诗人的定义,以及崭新的模仿论诗学。二、作为剧作家的莎士比亚,主要是对莎剧进行新的定位,结合莎士比亚时代的现实,呼吁使用新的评价标准;通过分析莎剧的组织原则及其有机整体形式,说明这一标准应当是有机美学标准。三、戏剧幻觉论,区分了幻觉与错觉,提出了判断力的自愿悬置论。四、对部分莎剧的集中评论,主要有《哈姆莱特》、《李尔王》、《麦克白》、《奥赛罗》、《爱的徒劳》、《理查二世》、《罗密欧与朱丽叶》、《暴风雨》,重点在人物性格的心理分析以及通过人物来展开情节的艺术方式。五、关于莎士比亚的零散笔记,主要内容有莎士比亚变幻莫测的神性、莎剧的演出效果、莎剧的有机形式、莎士比亚与弥尔顿的比较、莎士比亚与当代剧作家的比较、莎剧中的妇女形象、莎剧的语言等等。

柯勒律治莎评在西方莎评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重塑了莎士比亚在英语世界的形象,但柯勒律治莎评因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迄今为止,学界对柯勒律治莎评的看法可谓褒贬不一。哈贝齐(Alfred Harbage)评价说:“柯勒律治是最伟大的莎评家。”(Eastman, *History*, 65)艾略特说:“不熟悉柯勒律治的讲座和笔记,就不可能理解当代的莎评。”(Granville - Barker, 304 - 5)“柯勒律治可能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莎评家。”(ibid, 305)《莎评史》的作者拉里(Augustus Ralli)说柯勒律治重塑了莎士比亚,“他是莎评之月,旁边只有一颗卫星就是莫根,其他人诸如德莱顿、蒲伯、约翰逊只是穿越夜空的流星”。(Ralli, 142)“它会长久地令人信服,无论后来的评论家们发表多少不同意见。”(ibid, 143)但是,学术界也出现了一些质疑的声音。班伯克(R. W. Babcock)在《莎士比亚偶像崇拜的起源》(*Genesis of Shakespeare Idolatry*)一书中说柯勒律治莎评毫无新意。(Bate, *Shakespeare*, 12)韦勒克在《现



代文学批评史》中说：“柯勒律治的莎评和人物评论往往令人失望，不是陈旧的道德说教便是奇谈怪论，不能令人信服。”（Wellek, *History*, 222）韦勒克很看不起柯勒律治零散的写作方式，他说：“柯勒律治的莎评无论多么高明，毕竟没有融合为一个体系，也没有总结为全剧一贯的概念。”（Wellek, *History*, 222）但拉里却说：“柯勒律治莎评是他的诗歌创作之外的又一奇迹。虽然是一如既往的碎片式写作，但这些莎评是过去三百年来许多伟大作者共同构筑的纪念碑上的最高石块。”（Ralli, 126）柯勒律治莎评主宰了他身后一个多世纪英美世界对莎士比亚的认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那么，面对这么多知名学者的交锋，面对一无是处的贬斥和毫无保留的赞美，我们必须深入柯勒律治莎评内部进行细致的考察。这样的考察中，最重要的就是寻找这些零散写作或貌似印象式评论背后的指导性美学理念，并指出这一美学理念的创新性，这是反驳指责的最有力的证据。

对于西方文学史，莎士比亚成了绕不过去的经典，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的兴趣，呈现着异彩纷呈的生命力。莎评是西方文学批评的晴雨表，历代批评家都借莎评来阐发自己的见解，每一次变化都反映了文论界的发展变革。艾略特说：“任何一个时代的莎评都是引导我们进入那个时代欣赏诗歌的方式的最得力的工具，他们的赞美显示了莎士比亚具有他们自己诗歌具有的品质，可能还具有他们乐于追求的其他品质。”（Granville – Barker, 299）莎评的每一次变革都预示着更大范围内的文化观念的变革。“不同时空不同人的莎学观点是欧洲过去三百年文明发展和变化的主要组成部分。”（ibid, 295）莎评不但深化了我们对莎士比亚的认识，也启发了我们对文学理论和社会历史文化的思考，柯勒律治莎评也具有这样的双重意义。将柯勒律治莎评放回到莎评史和美学史中，必然可